



喜盈门

莫待无花空折枝

起点白金作家意千重
笔下最顽劣的爱情

他表白得很霸道：

「因为我觉得除我以外，再没人配得上她了。」
她的拒绝令人费解：

「长得太好看了」以及「又富有」。

『风骚』少年郎×『霉运』世家女

一旦共享了秘密，便成了为逆转人生而奋斗的同盟

北方文艺出版社

· 014038378

1247.57
3350
V2

喜盈门

意千重 著
YIQUANCHONG
WORKS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23859

1247.57

3350

V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喜盈门 : 全2册 / 意千重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17-2722-4

I. ①喜… II. ①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2940号

喜盈门 (全二册)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意千重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唐 婷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34
字 数 / 600千
版 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 59.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722-4

目录

XI YING MEN

第1章 一争高下 / 001

第2章 少女心事 / 058

第3章 祸福相依 / 106

第4章 志趣相投 / 151

第5章 小九九儿 / 195

第6章 自立门户 / 229

第7章 以退为进 / 251

番外 袁司璞篇 / 264

第一章 一争高下

这一日午后，秋高气爽，天气晴好，明菲陪着陈氏在院子里遛弯，边走边聊，联系感情。忽见一个小丫鬟飞也似的跑来：“夫——夫人，有客来！”

陈氏不由皱了眉头，先前并未接到帖子，此时正是午休时间，谁会这样贸然而来？

明菲已经斥责那小丫鬟：“惊惊慌慌的，成何体统？是谁来了，可有帖子？”

那小丫鬟结结巴巴地道：“有帖子，好漂亮的一张贴子，但在垂花门那里被龚大公子给抢去了。他、他说，这个人夫人不见！”

陈氏又气又笑，道：“是不是龚二夫人来了？”

“是呀。夫人怎会知道？”那小丫鬟一脸夫人真是料事如神的表情。

陈氏摸了摸鬓角，对余婆子抿嘴一笑：“这龚远和倒是有些意思。”

余婆子赔笑道：“龚二夫人也真是难，追人都追到咱们家里来了。”

陈氏讽刺地一笑：“她难什么？她是太厉害了！”说完才想起明菲就在一旁，便住了口问那小丫鬟，“是她一个人来的，还是带了龚家小姐们一道来的？”

小丫鬟笑得眼睛都不见了：“是带了龚家小姐们一道来的，不过就只带了两位小姐。”

陈氏笑道：“她倒是顾面子，不敢让人知道她是上门来抓人的。”招呼明菲，“你跟我一道去招呼龚家小姐们吧。”

小丫鬟却又添了一句：“可是服侍的人好多，把二门都堵住了。”

陈氏叹道：“才刚说她顾面子，她就弄了这么多人来堵我们家的门。也罢，先派人去把龚大公子寻来。没得为了他们家的这些闲事，倒把咱们扯进去。”

余婆子立刻唤人去寻龚远和。

明菲陪着陈氏到了花厅，龚二夫人就已经领着龚婧瑜和龚婧琪一道进来了，寒暄过后，龚二夫人笑道：“婧瑜和婧琪在家常常念叨着要来寻明菲玩，缠得我没法，可我实在太忙。正好今日有空，我家老爷又恰好从抚鸣捎了些东西来，便挑了几件小玩意送过来给侄女儿们玩玩。”

她身后的一个体面婆子立刻上前，双手递上一个紫檀镶八宝的拜盒。

“姐姐太客气了。哪有这样宠着小孩子的！”陈氏推辞了两句，示意余婆子接过。

龚二夫人笑着对女儿道：“你二人在家日日嚷嚷着要寻明菲，到了这里却又坐着不说话。”

陈氏知她是要把女孩子们支开好说话，便让明菲领了龚家两位小姐去寻明珮、明姿她们。

出了陈氏的院子，到得一片灿烂的秋菊边，龚婧琪见左右无人，便笑着去拉明菲的手：“明菲，你们家的那个黑大个是谁？”

明菲知道她是问李碧，心想也不知她是怎么见着的，佯作疑惑：“哪个黑大个？看门的那个吗？老朱的确又黑又高！”

龚婧琪“呀”了一声，笑道：“我呸！谁耐烦问你们家看门的老朱！我问的是那个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袍子，见人就脸红，黑里透红，一个当我哥哥两个粗的那个黑大个！”

话还没说完，龚婧瑜就招住了她的嘴，呵斥道：“我叫你乱说！哪里有女孩子在背后这样议论人家的！也不怕被人听见笑话你没家教！”

明菲笑道：“左右这里没外人。看在你和我这么好的分上，我就告诉你那个是谁！你附耳过来！”

龚婧琪道：“哎呀呀，装神弄鬼的，我还不听了呢。我只是觉得他有点奇怪罢了！”

明菲觑眼望着她笑：“真的不听了？你别看他黑，那可是个厉害人物呢。”

这回连龚婧琪都来了兴致：“怎么个厉害法？”

明菲便把李碧的情况说了一遍，又道：“他是个有志气的。虽然住在咱们家中，我母亲也给他派了长随，做了好衣裳，他却不肯要，衣服也是自己洗，能自己动手的一概不要下人们做，说是有个读书吃饭睡觉的地方已是万幸，不能把自己的根丢了。有人笑话他村，笑话他土，他也不在意，日日苦读，除去吃饭睡觉洗衣的时间，成日就躲在我们家的藏书楼里，就像八辈子没见过书似的。以前我觉得我哥哥读书算是刻苦的了，谁知和他比起来还是相差太远。”

李碧读书之前，一定会先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看完的书也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点折痕都没有，从哪里拿出来的就放回哪里去，非常有教养。李碧刻苦也罢，自尊自爱也罢，其实明菲最喜欢李碧那种谈到他从前生活时不焦不躁，发自内心，微微带点害羞的宁静的微笑。她总以为，这样的男子会是一个感恩知情的男子。

龚婧瑜听了，严肃认真地说：“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个人倒是值得交往的一个人。贫穷算不得什么，当年高祖皇帝也是起于贫困之中，难得的是有志气，有毅力，还不忘本。这种人可比高门望族的纨绔子弟们知道好歹得多，能上也能下。”

龚婧琪笑道：“姐姐说这话，就像你多知道人家似的。”

龚婧瑜道：“一定要交往才知道吗？其实一个人是什么德行，观其行，听其言，多少也是能知道一些的。”

明菲心中一动，若有所思。

忽听有人在不远处的花木丛后嘲讽地嗤笑了一声：“背后如此谈论男人，真是不知羞！”

龚婧瑜和龚婧琪因是在别人家中，闻言齐齐羞红了脸，垂首不能语。明菲也有些恼怒，不等她出声，金簪已经快步追了过去。

明菲打起精神，笑道：“我们去寻明珮吧。”三人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地方。

走了没多远，金簪就追了上来，悄悄地对明菲伸出四个手指，笑道：“奴婢刚才遇到五小姐身边的映寒，说是五小姐午睡还不曾醒呢。”

既然刚才那人是明姿，她又是那样的态度，去了琼华院见着大家都不自在，还不如不去。明菲便顿住了脚步：“不如去我那里，我泡花茶给你们喝吧。”

龚婧琪却突然抬起头来：“我要去你家的藏书楼！”

龚婧瑜皱眉道：“琪儿！不许胡闹！”

龚婧琪笑道：“谁胡闹了？去趟藏书楼怎么了？若是见着那位李碧，我就告诉他，我们刚才议论他来着，夸他有志气，是不是真的叫作不知羞！”小姑娘被伤着自尊了。

明菲微微一笑：“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过去，左右里面也没外人。不过这个时候估计他不会在里面，多半是和我哥哥一道讨论学问。”

龚婧琪哪里管这些，就是憋着一口气，非到藏书楼撒撒气不可罢了。

三人到了藏书楼，明菲见大门紧闭，便问守楼的婆子：“里面没其他人吧？”

那婆子以为她们是怕被外人打扰，便笑道：“这个时候都不会有人来，即便有人来，奴婢替小姐们挡着就是了。”

明菲便看着龚婧琪笑：“还去吗？”

龚婧琪道：“当然要去！”

待得进了藏书楼，龚婧瑜和龚婧琪统统大吃一惊：“原来你们家有这么多的书。”

明菲笑道：“听说有些书是从我曾曾祖父那一辈就传下来了。”

龚婧瑜的眼里就有了一种复杂的情绪在里面。龚家大富之家，以前却是商人，是到了她爹龚中素这一代才改而走的仕途，家中就算有书，也不会有这么多书。她想到龚二夫人和她讲起京中那户姓肖的人家时的那种高兴，突然明白是为什么了。想必那户人家，也会有这么多的书吧？要是那个人和她说起哪本书怎样，她一样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到此，龚婧瑜突然来了兴致，要求明菲领着她们从一楼顺着书架一直看到二楼。而且她不是粗粗一看，而是每本书前面都要站半天。

明菲哪里知道龚大小姐的情愫，只看着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书感到双腿发软，头发晕。她一大清早就从床上爬起来匆匆梳洗吃早饭，然后去给陈氏请安，接着又去鸿翠苑接受魏妈妈的教育，打理一个时辰的家事，闲暇还要陪陈氏散步说话，实在是累极了。可又不好扫龚婧瑜的兴致。

幸好龚婧瑜还算懂事，放她去喝茶休息等她们。

明菲立刻驾轻就熟地摸上二楼，在二楼的窗边躺椅上躺下，闭上眼准备小憩一番。谁想才闭上眼，就听得书架背后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似乎是耗子，待她起身去瞧，却又什么都没看见。

这么多书要是被耗子给咬破了怪可惜的，明菲才要喊那管书楼的婆子来嘱咐两句，一股热风悄无声息地吹进了她的脖子里，激得她打了个寒战。

这个时候，这样悄无声息地躲在这里装神弄鬼的，不用说，肯定是龚远和。明菲竖起眉毛装作很凶的样子回头，才要开口又闭了嘴。

只因龚远和可怜巴巴地对着她拼命作揖，用和蚊子叫差不多的声音低声哀求：“三妹妹，你可怜可怜我吧。你帮我这一次，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

毛都还没长齐的小孩子就被逼婚逼到这个份上，也还真是可怜。明菲探手拍了拍他的肩头，恶作剧地道：“姐姐不要你做牛做马，下次姐姐有难记得再伸手就行。”

龚远和一僵，不动了。

明菲吓得飞快地缩回手，是她唐突了。因为上一次的事，让她有种感觉，龚远和就是一个喜欢玩笑的家伙，他大概不喜欢严肃无趣的人，所以才会想到和他开这样一个玩笑。可她却忘了，这人再怎么，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古人。

纵使他敢做出去解那个婆子汗巾子的事，却不代表着他愿意一个小女孩主动伸手去拍他，大概，她是犯了男女大防了。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误，明菲连连往后退了两步，干笑道：“那个啥，我不打扰你了，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咱们那是过命的交情。”

龚远和却动了，把袍子一撩，侧脸垂头，右手握拳杵在下巴上，做深沉状，垂着眼睛无比深沉地来了一句：“小妹妹，不要在陌生人面前装姐姐。装姐姐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说，你有钱养我吗？”然后抬头，抛个媚眼，露齿一笑，“再说，

你有得起我这样的弟弟吗？你弟弟胖得像个小猪崽！哪里有本公子玉树临风？”昂首挺胸走开。

明菲被雷得外焦里嫩，差点闭不上嘴，这、这、这也太风骚了吧，这个小嫩苔苔！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将来还不得害死人！

“记得晚上给我送饭！姐姐！”龚远和已经去远，又跑回来叮嘱了一句。

既然龚远和在这里，那就不能任由龚婧瑜和龚婧琪在这里面乱晃了，明菲立刻寻到二人，找了借口将二人带走。

没走多远，就遇上陈氏派来找龚远和的人，龚婧瑜道：“不用找了，我们才从里面出来，我哥哥没在那里。”

明菲替龚远和松了一口气。

龚二夫人是气冲冲地走掉的，因为据蔡家一个下人说，他亲眼看见龚远和翻墙跑了。陈氏万分抱歉，倒像是蔡家把龚远和给弄丢了似的。

龚二夫人还能说什么，丢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她擦拭着眼睛拉着陈氏的手说：“别个不知道我的苦，只有你才能懂我。辛辛苦苦养大了，一件小事不如意，千般的好都变成了万般的错。就是差在隔着那层肚皮上，深不得浅不得，还要我怎样？”

陈氏不想和她说这个，只一下一下地揉着腰，明菲见状，立刻拿了个垫子要给陈氏塞在腰后。

龚二夫人这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便又换了笑脸拉着明菲的手说：“还是你有福气，有这么乖巧懂事的女儿，听说已经跟着你学管家了？真是有福气。”

待龚二夫人走后，陈氏道：“和她说话累得我发慌。”又叮嘱明菲，“去和你哥哥说，要是你龚大哥哥来家，劝他回去吧。”她不想因为龚远和的事情惹得龚二夫人不痛快。

明菲应了，借着这个名头大大方方地去和蔡光庭说了龚远和躲在藏书楼里的事，又让他晚间记得给龚远和送饭。不管怎样，她一个女孩子跑到那里去，总是不妥的。

出了蔡光庭的院子，正好遇到李碧过来还书，明菲先停下脚步站到路边向他行礼问好：“表哥好。”

李碧后来又见过明菲几次，彼此已经算是比较熟悉了，也就没那么害羞了，憨憨地笑道：“三妹妹好。”他从明菲身边经过时，明菲闻到一股清新的皂角味，不由又多看了李碧那穿着旧衣的身影两眼。

大约是意识到这种情况会给蔡家带来困扰，龚远和到底也没在蔡家待几天，躲过那阵风头就趁着夜色真的翻墙走了。只是过了几天，整个水城府都在传说，龚家才考中亚元的大公子龚远和小小年纪就不学好，竟然学着那些败家子浪荡儿眠花宿柳。

甚至于他爹龚中素都从抚鸣匆匆赶了回来，着人将他从花魁的屋子里绑了回去，好好打了一顿。但他定亲这事儿却黄了，原因无他，龚中素对这个儿子的期望

很高，一定不肯随便找个人家打发。可他看得上的好人家听说龚远和是这么个人，断然不肯；而龚二夫人看得上的那些肯的人家，龚中素却坚决不答应。

最后龚中素拍板，各房归各房，龚远和是长房的，慢点儿定亲也没关系，先把二房的长女龚婧瑜给定了。但就是这么一件事，传到各府夫人耳朵里时，众人却都在笑，笑容千奇百怪。

陈莹的母亲陈三奶奶过来探望陈氏，掩着嘴同陈氏道：“龚家长房的东西可比二房的东西多得多，也难怪龚二夫人千方百计就想给长房找个小门小户、性子绵软的儿媳，这样才好拿捏啊。就算只是婢娘，但也有养恩，何况这些年长房的事儿不也是她在管着吗？”

陈氏笑道：“我瞅着龚大人还算中正。”

“拿进去的时候容易，拿出来时却很难。龚大人再公正，能为了一个没娘的儿子和几两银子和二房的妻子儿女全都闹翻？”陈三奶奶道，“我瞅着倒是这位龚大公子不是个善主儿，且等着吧，将来他家还有得闹腾。”

明菲在一旁做针线，将二人的对话尽数听了进去，不由暗想，这些巨富之家，果然就没一点轻松劲儿，越有钱越折腾得慌，还不如找个知根知底、心地醇厚、感恩念情的过日子，穷一点苦一点也没关系，不指望他有多爱她、多疼她，总归是过日子，过得轻松一点就好了。

陈氏叹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总是有私心的。从古至今，看得开放得开的又有几人？”也不知蔡光庭说的是不是真的。又或许，现在他是真的愿意将来一文钱也不要，将来他可能会改变主意，他的妻儿可又愿意？想着便把目光放到了明菲身上，这几个继子继女对自己又有几分真心呢？

只见明菲坐在旁边细细缝制一双小袜子。她已经亲手给这个还未出世的胎儿做了两套小衣服了，从帽子到袜子，都用上等绵软的棉布洗过再缝，她缝的衣服有古怪，统统都是将接缝翻在外面，而且一点绣花都没有，非常朴素。

明姿嘲笑她缝得难看，余婆子也问她为何要这样，她静静地说，婴儿皮肤嫩滑，那些接缝会磨伤婴儿的皮肤。陈氏心中一动，便笑着同明菲道：“好孩子，你做了半日，也该歇歇了，去院子里逛逛，养养眼睛吧。”

明菲也不坚持，便去了蔡光庭那里，让他去探望龚远和时，帮她问候一声。

待明菲走了，陈氏便拿了明菲已经做好的衣服给陈三奶奶看：“你看她做的这些衣服，这才从何说起，就已经做了两套了。到底是小孩子做的，做得不怎么好看。”

陈三奶奶拿起一件衣服来瞧，笑道：“这孩子倒是想得周到。从前我初养莹姐儿的时候，不懂，只认得拿好看的绣花的给她穿，结果擦得皮肤通红，后来奶娘才教我拿旧衣服改做，这才好了。如今她把这接缝翻在外面，就更周到了。难看点有什么关系，外面套件光鲜的就行。”

陈氏忍不住拿了那衣服看了又看，微笑道：“这孩子向来是极贴心的，不像另

外两个，尽只想着自己。”

陈三奶奶眨眨眼：“这么个小人儿的确不容易。说起来，大公子的婚事你是怎么考虑的？龚家那个比他还小，人家好歹已经开始议亲了。”

陈氏道：“等春闱过了又再说。”

陈三奶奶半是含酸半是调侃地道：“你倒是会算账，他那般刻苦，春闱一定能考上，到时候找的人家只怕会更上一层楼。不过你得小心了，你到底不是正经婆婆，来个世家大族的，眼睛生在头顶上，你可怎么办？”

陈氏自来不肯再娘家人面前示弱，强笑道：“那孩子是个有体统，有良心的，我怎么对他和他这两个妹妹的，他心中有数。”心情却又突然不好了。

却说明菲到得院子中，远远就看见蔡光仪和明姿凑在一处说话，明姿身边的两个丫鬟松云和松香被打发得远远的，只留蔡光仪身边的一个丫鬟翠儿站在那里把风，也不知在说些什么。

明菲远远地就避开了。他们见着她烦，她见着他们倒是不存在烦不烦的问题，问题是看见不喜欢自己的人总是影响心情的。

特别是最近明姿的变化有些大，经常在课堂上争着出风头，不管是学规矩也好，女红也好，背书写字画画也好，事事总想压下明菲一头的模样。

前些日子陈氏新请来一个琴师，明姿为了夺得第一，手指都练肿了，明菲却不想拿自己去受那种罪，由得她和明珮两个争去。偏偏明姿还不肯放过她，几次三番在晚间全家吃饭时故意给她和明玉难堪，只为争得蔡国栋的一句夸奖。

李碧又在蔡光庭那里讨论学问，看见明菲过来，打了招呼就很有眼色地离开，留兄妹二人说话。

蔡光庭听明菲说起龚远和来，笑道：“我才和李碧去看过他来。那家伙后背都被打烂了，躺不得，只能趴在床上，歪着头睡觉，偏偏他的鬼主意还多，说是歪着头难受，让人给他做了个空心枕头，还把床板被褥统统都挖了个洞，这样脸刚好放在那个洞里，就可以放正，又通气。倒把每个去看他的人都逗得笑了。”

明菲也笑：“他倒是会过日子。”

蔡光庭笑：“他这是苦中作乐，也是没办法的事。他那种家庭，吃点皮肉之苦算是轻的。”

二人感叹一回，明菲提起明姿最近变化有些大，而且似乎就是从李碧来了，蔡光仪和她说过话以后。

蔡光庭道：“她最近去瞧过二姨娘了，爹爹特许的，母亲也知道。但也只是见见而已，二姨娘想要翻身，那是千难万难，光正也是回不来的了。不过你还是注意一点，如果发现她有什么异常的举动，记得赶紧来和我说。”

明菲记下，自回了房。

日子忽忽又过了几日，陈氏孕吐厉害，脾气越发古怪。明珮明姿除去请安之时

外，俱都不肯在她面前露脸，只余明菲小心照顾，明玉逗乐。余婆子很是感激，少不得在陈氏面前多说她二人两句好话，偏又惹了陈氏的疑心，不过陈氏虽然着恼，心中却知好歹，面上不做出出来，到底多多倚重明菲。

然而，陈氏多多倚重明菲这事却让人到底忍不住了。

这日女孩子们都在鸿翠苑上课，好容易等到魏妈妈宣布下课，她的影子消失在帘后，明玉重重跌坐在椅子上，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天，终于又熬过一天。”

丫头婆子们一拥而上，各各找到了自己的主子，送水递帕，忙乱了一歇才停下来。余婆子笑眯眯地走了进来：“夫人请几位小姐都过去学学打理事务。”

明玉愁眉苦脸：“余妈妈，我也要去吗？我还这么小。”

余婆子淡淡扫了明珮和明姿一眼，笑道：“六小姐，夫人倒是怜惜您年幼，可老爷说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从今后几位小姐不论大小，一并去学。”

明菲敏感，立刻看向明珮和明姿。明珮是一脸的欢欣鼓舞，明姿却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

到得正房，陈氏阴沉着一张大饼脸，翘着因为胖显得越来越短的手指正在吃燕窝。看见姐妹四人进来，淡淡地道：“都坐下看着。”

明菲朝余婆子看去，余婆子低眉垂眼的，并看不出什么表情来，偏暮云望着她翘了翘嘴角。明菲便知陈氏的低气压与她 and 明玉无关，便收拾心情，端正了坐姿，等着看戏。

陈氏不言不语地坐了约有两刻。她不出声，屋子里其他人都不敢出声，偌大一个房间里，竟然呼吸声都能听见。明珮终于忍不住，强笑着道：“母亲……”

话音未落，叮当一声脆响，却是陈氏将手里的汤匙重重扔进了瓷盅里，吓得明珮肩膀一抖，把后面的话全都咽回了肚子里。陈氏方慢吞吞地道：“怎么了？”

明珮定了定神，摇头：“没事。”

明姿却突然开了口：“母亲让我们过来学着打理事务，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语气非常镇定冷静。

明菲抬眼看向明姿，只见她静静地看着陈氏，眼睛里不同寻常地亮着一小簇火苗。

陈氏的嘴角往下耷拉了一下，明明看着是要发作了，却偏偏又笑了：“等不得了？这管理家务，可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第一要紧的就是练耐心。要是坐不住，可怎么行？慢慢儿等着，人就在路上了。”

明姿低眉垂眼地：“是，母亲教训得是。”姿态极低。

陈氏也就不再言语。

于是众人又枯坐了将近半个时辰。

明菲坐得腰酸背痛，忍不住暗自哀叹，这就是赤裸裸的牵连啊。陈氏明摆着要拿明姿作伐，偏要拉她们来陪幸，也不知明姿又怎么招惹陈氏了。

终于，内管事张娘子胖胖的身影出现在门口，笑眯眯地道：“夫人，胡管事领人来回话了，是现在就开始问话吗？”

陈氏微微颌首：“让他们在帘外回话。”

原来她此次是要给蔡府阖府下人准备冬衣，竟让人将几家经营布匹棉花的商铺掌柜同时请了来，要货比三家，当面盘价。她看了样品，又听帘外的各店掌柜噤里啪啦念了一长串广告词后，终于定下一家，却又在那里和掌柜的隔着帘子一个铜钱一个铜钱地掰价格。

不知不觉间，又过了半个多时辰。

陈氏中间揉了好几次腰，余婆子间歇回头去看小姐们，只见明玉早歪在明菲身上睡着了，明珮也掩着秀气的嘴打起了呵欠，明姿虽然还坐得端正，却满脸忍不住的鄙视和烦闷，只有明菲一个人竖起耳朵听，听得津津有味，不由暗自叹息了一声。

陈氏终于敲定价格，待管事将掌柜的领出去，再无外人后，她方开口：“价格我已经谈妥，现在你们姐妹四人算算，今年家中准备冬衣一共要花多少钱？”

明玉自是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什么都不知道，陈氏也不为难她，只叫周妈妈领她回去睡觉，又吩咐注意别凉着；明珮堪堪凑出个数字来，被陈氏不在意地扔在了一旁；明菲早就在心中按着蔡家在册的人口按男女年龄等级分了层次，算出了套数，得出了数字，但因明姿今日态度太过稀奇，她也就不说，只推还要再想想，就等着看明姿的表现。

明姿嘴角噙着一丝笑意，自得地摸了摸指尖，张口道：“家中一共一百二十三人，每人两套棉衣共需棉花四斤，布三丈六，又因人有胖瘦高低，加加减减……因此一共需要纹银一百零二两。”

明菲大为惊讶，明姿算的竟然和她算的不差分毫。明姿得意地看着陈氏，又斜瞟着明菲。

陈氏面无表情，不置可否地回头问明菲：“你算出了吗？”

明菲心思百转，最后决定装憨一回，便很不好意思地说：“女儿惭愧，算出来的比四妹妹的多了三十两纹银，竟忘了区分男女胖瘦高低。”

陈氏点点头，并无失望之色，仿佛明菲算错正在她的意料之中。

明姿咬着陈氏不放：“母亲，女儿算得对吗？”

陈氏微微一笑：“算得对极了。你这段时间长进不少，老爷和我夸你，说你读书写字画画弹琴都是独一份，如今看来，你管家更是能干。既然这样，明日你就跟着你三姐姐一起帮我做事吧。”

却又骂明珮：“你也没比你四姐姐小多少，还什么都不知道！你若是争气些，我也好早点教你做别的，也省得你一天总说我厚此薄彼。没事儿的时候多和你四姐姐学着点！”

明菲心口一跳，看来陈氏这是要让明珮和明姿对上了，当下低眉垂眼，做出也

很羞愧的样子来。

明珮被当众扫脸，气得不行，拿眼看着明姿，见明姿一脸的得意，由不得更生气，只觉得都是明姿害的她。

陈氏道：“你们都跟着明姿学学怎么算账吧。”说着推累，自进了里屋休息，只留几个女孩子面面相觑。

明珮立刻朝明姿开了炮：“你怎么突然变得这样厉害了？”

明姿轻蔑地瞟了她一眼，根本不理睬她，站起身来就往外走。

明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立刻整理了东西也要回倚绣院，明珮赶紧追出去拉住她：“三姐姐，你刚才故意让她的是不是？”

明菲笑着摇头：“不是，我的确不如四妹妹。”她对这两个女孩子根本没感情可言，只要她们别招惹她和明玉、蔡光庭就行，她们喜欢互相攀咬就咬好了，和她可没任何关系，因此自然生不出什么息事宁人的念头来。

明珮坚决不信：“不可能！她就算平时读书厉害，女红厉害，那也是她天天熬夜不睡觉地用功苦练，才能勉强赶得上你。她要是和你一般整日的忙，也就和我差不多。你跟着母亲管家这么久了都没算对，她平时根本就没接触这些，就连咱们家中有多少个人都不知道，怎可能一次就算对？她肯定有鬼！”

“也许她平时就记在心中了呢？只是你我不知道而已。”明菲安抚她，“但不管怎样都是她努力的结果。你们住在一个院子里，你正好和她学学。多有一技傍身，总是好的。”说罢拉开明珮的手径自去了。

明珮咬着帕子在那里站了一歇，气哼哼地朝四姨娘的院子走去。见着了四姨娘，就扑过去抱住四姨娘的脖子哭：“姨娘要为我出气……”

四姨娘近日总是战败，对着镜子越看越觉得自己果然是见老了，便有些懒懒的，此刻见女儿哭得委屈，勉强打起精神给她擦泪：“你这又是怎么了？你前几日闹腾着要跟着夫人学管家，你爹不是已经和夫人说了吗？我听说刚才夫人就把你们全都喊去了，莫非不是为了这事？”

明珮咬着她肩头的衣服哭道：“你还说呢！夫人是把我们全都喊过去了，让我们学着算算家中添冬衣一共要多少银子。可是风头全都给明姿一个人抢去了，就连三姐姐都没她算得准。害得我又被夫人当着众人骂！句句都是我不如她！”

四姨娘扶额叹气：“那是你自己没出息，怎么怨得别人？你可别跟着明姿学，她那个脾气咱们学不起。”

明珮哭道：“才不是呢！她连咱们家中的人头数都不知道，更不曾做过一件衣服，怎会算得这么准？分明有鬼！而且夫人先也没说算对了就可以跟着三姐姐一起学管家，可见她算对了就立刻松了口。偏心，这是偏心！她作弊，作弊！呜呜——夫人好偏心！爹爹也偏心！三姐姐我不敢比，但她也是庶出的，上头还有个黑心烂肝的娘和哥哥，她凭什么总骑在我头上？总说我笨，我不是笨，是她太奸猾。”

四姨娘暗想，假如果真如此，那这问题可就严重了。从前明姿受宠，明珮不能和她比，可现在明姿竟然还想压着明珮一头，那可坚决不行，当下便穿了鞋就要冲出去找陈氏。

她的贴身丫鬟小艾见状，赶紧地一把拉住她，劝道：“姨娘，您这样出去闹，要是夫人问您证据何在，那您可怎么说？”

四姨娘一听，果然有道理，便问小艾：“那你说怎么办？”小艾向来是她的狗头军师，偶尔还是能拿出点好主意的。

小艾却有些怨她把好机会都留给了娇杏，而不肯留给自己，当下就有些拿乔：“奴婢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知道您这样去是不行的，兴许还要被夫人骂一顿。”

四姨娘却看透了她的居心，冷笑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还敢开口？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骚蹄子想什么？”手戳到小艾的胸脯上，“我倒是想抬举你，可你看看你，能和人家比吗？跟着我这么久了，也没让人多看你一眼！”她心中不是不怨，要是娇杏本来就是自己身边的人，陈氏怎么也找不到借口把人弄走。

这胸脯就是不长能怨她吗？小艾哭丧着脸看着自己平板的胸脯，满脸幽怨。

明珮听着这个话不像话，红了脸咳嗽一声：“我先走了！”

四姨娘也不留她，转而望着小艾挤眉弄眼：“不过也没关系，你要是真能想法子让那小贱人重重跌个大跟斗，让五小姐跟着三小姐学管家，我就替你想法子。”

见小艾咬着唇不说话，又重重捏了小艾的脸颊一把：“还和我装上了，你那心思我又不是第一天知道！快点，过了这个村，可就没那个店了！”

小艾这才道：“主意，奴婢是想到一个，但不知姨娘可愿意？”

四姨娘咬着牙说：“只要能让哥儿和姐儿有出息，有脸面，我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如今是明白了，还是只能靠这两个孩子才有指望。”

小艾便朝三姨娘的院子努努嘴：“那，现成的您不去找找看？好歹她也是您拉她一把才起来的。”

四姨娘的脸色就有些难看，娇杏其实也没得罪她，相反还替她把蔡国栋劝来过好几次，可是她总还不服，见着娇杏就觉得硌硬。

小艾劝道：“我的好姨娘，您真是糊涂了。您想想看，她当初出卖了二姨娘，和四小姐三公子可算是有深仇大恨，要是这两个得了势，她能落什么好？你只需吓唬吓唬她，她自然会在老爷面前帮五小姐说话。”

四姨娘眼睛一亮，拍手道：“是呀，我怎么忘了这一茬？快，快把我那匹嫩绿色的双宫丝缎子找出来带过去。”

四姨娘自去三姨娘的院子寻娇杏做同盟不提。却说明菲回到倚绣院不久，就见娇桃带着两个小丫鬟抬着一个约有两尺见方的藤条筐子笑吟吟地进来行礼：“龚家大公子送来的，原本答应给六小姐的什么狗。”

明菲命人打开筐子，只见内中一条全身皱麻麻的金色小狗趴在筐子里，见筐子

盖子打开，抬起一张犹如百岁老嫗的皱脸来愁兮兮地看着众人。

“啊呀，这是什么狗？丑死了！”白露先就掩着嘴笑起来，“像个老头子似的，看看它这身皮……”她用两根手指提起那狗的皮子，一拉老长，众人哗然大笑，小狗不满地龇牙。

明菲拍开白露的手，笑道：“这是沙皮狗。它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可别笑话它。”心想龚远和倒是会选狗，给明玉这沙皮狗，既不十分凶猛却也不是那好欺负的狗，正适合明玉养。便吩咐白露领了那两个小丫鬟将藤筐送去明玉处，自留娇桃坐下喝茶，使人去抬果子来。

娇桃抖出一件宝蓝色的小袄来：“眼看就要入冬，奴婢给三小姐和六小姐各做了件棉袄，三小姐试试合不合身。”说着拉了明菲进了里屋。

分明是有话要同明菲单独说，金簪默然垂眼，自去门外坐了，看着院子里逐渐枯败的花木发呆。

“四小姐这些日子总穿了单薄的旧衣坐在老爷来往的路上，默默流泪，等老爷问了，偏又什么都不说，被老爷骂了也只是含着泪不说话。前几日三公子身边的翠儿又拿了三公子的佩玉请守二门的婆子带出去当当，也被老爷遇见了。先前只当是偷东西，打了两巴掌才说是四小姐手里没钱，想打赏下人没有，见着亲戚家中的姐妹也无人情可做，生生被人嘲笑，三公子体贴她，这才把自己的佩玉取了拿去当了换钱给四小姐做零花钱。

“老爷特别交代账房支了一百两银子给三公子和四小姐做体己。三公子接了，四小姐却又不要，只说担心将来不懂家事，被人嘲笑看不起。又说自己虽然不如您聪明能干，但她已经很努力，也没说夫人什么地方不好，就说她和五小姐年龄都大了，只懂得风花雪月，不知疾苦，想为老爷夫人分忧，也没机会。希望老爷能给她一个机会，学学当家理财。恰恰地四姨娘也和老爷说，夫人厚此薄彼，不让五小姐跟着学管事，老爷便发了脾气。”

明菲听完娇桃的叙述，这才明白陈氏为何莫名其妙地出了那么个题目，原来已经是打好主意，要引得四姨娘母女和明姿蔡光仪相斗了。一通百通，那么明姿为何会把账算得那般精准，陈氏为何不见疑惑也就解释得通了。

“金桂同夫人房里的暮云交好，这些都是她告诉大公子的。”娇桃道，“大公子的意思，是让您尽量不要掺和进去。”

既然如此，她便寻个借口退出管家这件事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免得陈氏抓明姿的错时，连累了自己。明菲拿定了主意，转而问娇桃：“你和金桂相处得可好？”

娇桃垂着眼道：“公子对我和她一视同仁，她就是想同我闹，也没机会。”金桂偷偷爬了蔡光庭几次床，蔡光庭都没骂她，不过躲开而已，虽然无形中助长了金桂的气焰，却也从金桂那里得到了许多消息。加上金桂平时总爱有事无事欺负她，她怎会

不难过？但蔡光庭都能忍耐，她也能忍耐。只是这些事情，她却不好开口同明菲讲。

明菲默不作声地与明姿一道，跟着陈氏打理了几日家事。陈氏没再刁难明姿，明姿也仿佛收了性子，换了张脸，凡事和明菲有商有量，除了四姨娘和明珮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以外，一切似乎都很完美。但明菲知道，暗潮汹涌澎湃，就等着某个合适的时候，突然决堤。

算着时候差不多了，明菲便在某夜因为熬夜给蔡国栋做鞋而不小心着了凉了生病。生病之后，她也没主动提出要歇息，仍然熬着做事，最终体力不支，险些晕倒在陈氏的房里，于是顺理成章地推了帮着打理事家的差事，成日里躺在床上养病看书。借口养病无聊，要明玉相陪，又把明玉拘在身边。

明菲这里才一躺下，明珮就如愿以偿地成功上位，跟着明姿一道整日里领着管事婆子们忙进忙出，抓着一点错就骂人打人，威风八面，煞有介事的样子。每日里总有人去陈氏那里哭诉委屈，陈氏睁只眼闭只眼，一边安抚下人，一边又放手让明姿和明珮去做更多的事，渐渐地，这二人手里的权力比明菲那个时候大上了许多。

陈氏又借余婆子的口风放出话来，说要从两位小姐中选一个来管账，学着采买和管理一些钱物，等到她生产的时候好放手。于是这二人又互相踩踏，互相使绊子，常常为了一点小事一点好处弄得鸡飞狗跳，两边的人更是弄得像仇敌似的。偏偏都瞒着，只哄蔡国栋一个。

等她二人闹得水火不容后，陈氏却将事情对半分，采买粮食肉蔬配给的事儿交给明珮，明姿负责管账和发放一些诸如月钱琐碎用品等的事务。两个人得的都是肥差，四姨娘也不闹腾了，二姨娘的待遇也直线上升，明姿借着管家的职能，日日进出二姨娘和蔡光仪的小院子，陈氏隐忍不发，每日就是安心养胎。

明菲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天，还不见诸人有动静，便有些躺不住了。心想要是再躺下去也有些过头，于是便想着要出去走走，择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气温最高的午后，打算去藏书楼猫在二楼窗台下的躺椅上烤着太阳读书，既清静又可以学点有用的东西。

得到藏书楼，丹霞先去寻看守的婆子来开门，却左右找不到那婆子，正在焦急间，白露已笑道：“这门没锁，兴许是在里面。”轻轻一推，那门真就开了。

白露才喊了一声：“叶婶子？”

书架后面就钻出一个人来，红着脸垂着眼道：“叶妈妈去领冬衣了，让我帮她看着。”原来是李碧。

白露退了一步，看向明菲，低声道：“三小姐，您还进去吗？”

明菲站在门边的阴影里打量着李碧，只见他终于换下那身洗白了的蓝色儒袍，换了身簇新的青色粗绸夹袍，垂着脸站在书架的阴影里，一副想走又觉得不好走，不走又觉得自己碍了人家事儿的尴尬模样，便率先和李碧打招呼：“表哥怎的下午休？虽然读书要紧，但身子也要紧。”